



马愉坐像(资料图片)。

非遗是生活

马状元读书处

◎王兆亮

马愉是临朐县朱位村人,明宣德二年(1427年)高中状元。马愉自幼聪慧,读书极其用力,以至于废寝忘食。考中秀才后,学习更加努力,独自在读书处寒窗苦读,博览典籍。中举人后,因病和守继母孝,两次未能参加会试。其间,他潜心研读,数年无所不窥。马愉为官后,依然勤学不辍,公事之余,杜门谢客,以读书为乐。

马状元读书处为马愉在县城读书学习之所,原址在今临朐县委家属院大门附近。自明代永乐年间至民国,存续500余年,几经修缮,后遭战乱损毁。读书处离县学(文庙)仅数百米。它的存在激励着临朐学子以状元马愉为榜样,勤奋刻苦,读书做人,可谓临朐学子发奋读书和临朐文脉代代相承的象征。

康熙《临朐县志》卷二“古迹”载:“马状元读书处在城隍庙东。”卷三“文学”载:“马愉号澹轩,矩度谨飭,温惠有容。为诸生,读书城隍庙东,群籍无不备览。”民国《临朐续志》记载:“马襄敏公读书处在县城中山大

街路西,城隍庙东,居人通称谓‘状元读书处’。今犹存北屋三间,西屋四间,为马氏产。”

《重修马襄敏公读书处集资启》记载了清末民国时期重修读书处之事,颇为珍贵:“敬启者。临朐城内旧有吾状元祖襄敏公读书处,载在邑乘,可稽而知。乃岁久失修,故迹全非,屋宇倾圮,竟尔鞠为茂草,碑碣埋没,遽然夷作牧场,良可痛也。夫以吾族人丁之众,繁衍不下数千家,而先祖科甲之基荒废,空余一片土,兴念及此,宁非吾祖之羞欤?族人等目睹心伤,屡议兴修,以经济无着,此议终寝。兹经族众会议,拟将襄敏公读书处建筑北屋三间,小棚两间,大门一间,围绕以高垣,门外纪以丰碑,恢复旧观,永为纪念。而切实估计约需经费两千余缗。当经族众表决,凡属襄敏公后裔每两粮银出资二千四百文,便能成此盛举。如有余款,即充修谱经费。倘或不足,再行按粮均摊。现兴工在即,需款孔殷,干祈出资族众,争先缴纳,俾得早观厥成。庶先祖遗

迹,从此永垂不朽,而吾族谱牒亦得藉资重修。凡我族人,统此达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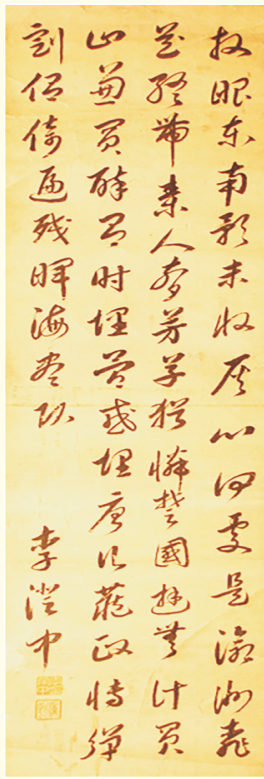
状元读书处还是临朐仁人志士共抒壮志、激扬文字的场所。1932年,高启云、孙毅民等革命先驱考入临朐师范讲习所。二人与几位同学在状元读书处共度中秋,畅谈时事。后来,孙毅民在《学生时期的高启云同志》一文中还专门提到读书处“是马状元的后人保留此读书处作为纪念的”。

马状元读书处的详细布局已难以知晓。最后一次重修当在清末或民国初期。从民国《临朐续志》和《重修马襄敏公读书处集资启》看,其规模为北屋三间,西屋四间,小棚两间,大门一座,四周院墙。

临朐城关大鲍庄王孔昭,字子明,行医乡里,民国年间路过状元读书处,曾感慨赋诗:迹不自名人影,人影遗迹万古扬。西蜀子云亭如在,南阳武侯卧龙岗。望重行踪流芳远,德薄址湮失久长。状元马公读书处,迄今犹闻翰墨香。

李澄中秉公选材

◎孙志



▲李澄中书法资料图片。

“我家东武城,因为东武吟。东武飞作怪山去,东武之名留至今。超然有古台,坡公遗迹天生蒿莱……”这是清代著名文学家李澄中的诗作《东武吟》,在诗中他对诸城的山川名胜、历史掌故如数家珍,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思念之情。

李澄中(1629—1700年),字渭清,号渔村,诸城人。他一生著作颇丰,著有《卧象山房文集》等,有部分诗赋墨迹珍藏于诸城市博物馆。

李澄中以诗文名世,许多人不知道他在为官时严辞拒贿、秉公选材的事迹。

李澄中年轻时屡试不第,康熙十八年(1679年),他受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考,才得以录用,被任命为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明史。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李澄中奉命赴云南主持乡试,负责总阅卷卷。进入云南境内,李澄中一行人来到一处长亭,一些读书的士人前来迎接,还抬来一个大食盒奉呈。李澄中致谢后打开食盒,不料盒中物并非饭菜,而是白花花的银子,数额巨巨。素来清正,一尘不染的李澄中登时怒发冲冠,厉声呵斥:“敢以此污我耶!”命人当场将行贿者抓起来,送当地县衙审理。

到达云南官府后,李澄中亲自选拔监考人员,与众考官约定,“文非清真雅正者不录”。秉公持正,严明党纪,狠刹了当地乡试舞弊的风气,赢得了士子的信赖。他还慧眼识人,录取的考生均为一时之选。当时他在翰林院的同僚朱彝尊与深知云南学子情况的李约山讨论滇中人才,让李约山提供云南高才名单,借此考察李澄中是否能够够真的将人才选拔出来。李约山共列出22人。发榜后,这22人中多达18人被李澄中选中,两人都表示叹服,朝野也传为美谈。

李澄中晚年辞官后回乡居住,寄情山水之余,选取诸城名士王承篆、丁耀亢、邱石常、刘翼明四人诗,亲自作序,刊行于世,为保存诗人作品、赓续当地文脉作出了重要贡献。



土陶作品(资料图片)。

好的泥进行“揉泥”,揉到泥中没有气泡为止。揉好泥之后进行“摊泥”,把泥放在案板上,手掌用劲摊泥,待摊平后进行“刷泥”,使泥受力均衡,有韧性,然后利用这泥捏制各种陶器。

脱胎后的泥制品放在室内晾干,再进窑烧制。做陶一般在春秋冬三季,夏天一般不做,主要因为夏季气温高,湿度大,含水

分多的陶坯不易烧制。

4.土陶晾晒。在烧窑当天,一大早就要把陶坯运出来,摆在窑的周围,以便陶坯的水分能晾到最干的程度,如遇闷热天气,为防止大的土陶器皿入窑后被潮气鼓破,就要用锅拍一类器物扇风,以便内部的潮气出来。

5.装窑烧制。一般在下午3点多钟到4点

钟的时候,匠人们见窑凉了(亦即陶坯达到了最干的程度),就开始装窑。装完窑后,就要垒窑门,封窑炕。

烧陶是制陶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为关键、最为困难的一道工序。烧陶的关键是火候的运用,从点火到灭火,要慢慢来,经验技术非常重要。通常在装完窑之后,工匠们先在炉条上铺满陶片,陶片上铺上柴,柴上铺实煤,在窑门口留一处不铺陶片的地方点火,烧火时的火序为:小火—上墨—退墨—中火—狮子火—介火—大火—封火八个火序,从点火到封火,一般小窑8个小时,大窑24个小时,春秋季略短,冬季略长。

大窑村的土陶装饰纹饰十分注重美观。艺人们发挥聪明才智,在天天接触的常用陶器上选择最显眼的位置运用雕刻、压印、彩绘、旋制、贴塑等多种手法,高超地展示出了他们对虚与实、简与繁、抽象与具象的艺术表现力。纹饰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花卉、枝叶、蔓藤,多见石榴花、四瓣花、八瓣花,边框多为几何形体的直、斜线条,三角纹、齿牙纹、回纹、太阳纹、彘形纹,但都是经过了高度的提炼和夸张变形,每种纹饰都表现着他们的审美情趣。如四叶花寓示人的心灵纯洁和生命永存,石榴花象征热烈和光明,鸡冠花是诚厚的标志,蝴蝶花颂扬情谊,玫瑰花象征着美好与爱情,太阳花代表着光明的未来。

(据《潍坊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卷》)

居高声自远

◎崔斌



▲“斧藻其言”印。

▲“瑶琴一曲来薰风”印。

▲“安之若命从吾所好”印(资料图片)。

蝉声穿过千年岁月,依然清亮如初。唐代诗人虞世南笔下的《蝉》,以二十字写尽生命风骨:“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诗句借蝉抒情:品格高洁者,不需借助外力,自能声名远播。

这只蝉的身影与晚清金石学家孙文楷的生命轨迹,竟能够奇妙地重叠在一起。孙文楷就像一只耐得住寂寞的蝉。当同时代的文人忙着科举仕途,追逐功名利禄时,他却转身钻进了故纸堆与刻刀间。那些旁人眼中枯燥的甲骨文、斑驳的古印残痕,在他看来却是无价珍宝。他的居所少人问津,而他就在这样的寂寞里,把金石研究与著书立说做成了高校上的事业,名声自然而然地传遍齐鲁大地。

孙文楷不仅精于藏印,同时也精于治印。青州博物馆藏有孙文楷所治印章多枚,均精致可观。

孙文楷本就是个爱蝉之人。在他刻的印章中,有一方“斧藻其言”印。这方印章选用淄河特产的淄石,石质温润,纹理天然。孙文楷没有辜负这方好石,他顺着石材的自然形状,在侧面精心刻出一只蝉与几片柳叶,蝉翅轻薄如纱,柳叶弯若新月,一刀一刻都透着灵气,仿佛下一秒这只蝉便会振翅飞走,柳叶也会随风轻摇。这枚小小的印章,成了孙文楷精神世界的缩影——如蝉般高洁,如柳叶般自在。

印章的边款里,藏着更多耐人寻味的故事。第一处边款刻着:“斧藻其言。用龟甲文,篆字用格伯簋。乙巳柳泉孙文楷改刻。”短短数字,体现了他治学的严谨。第

二处边款是一首自作小诗:“自汲清泉自煮茶,雕虫篆刻作生涯。小园镇日无人到,开尽墙头野菊花。丁酉文楷作。”满是安贫乐道的自在。第三处边款更添几分浪漫:“顶面有山川、人物、明月、飞鹤,其孟德之横渠乎?抑东坡赤壁之游乎?戊戌添刻蝉柳并此款。木山。”“木山”是孙文楷的别字,有时也写作“穆山”。

孙文楷以文人的浪漫想象,赋予冰冷的石头以温暖的人文气息。在他眼中,石头不是死物,而是承载着历史与诗意的生命体,只需稍加雕琢,便能唤醒其中沉睡的灵魂。

孙文楷,字横山,青州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考中举人,这在当时已是光宗耀祖的成就,他却没有沿着科举仕途走下去。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放弃仕途需要极大的勇气,而孙文楷做出了自己的

选择——潜心金石研究。

孙文楷的金石收藏,堪称一座小型的历史博物馆。甲骨、钱币、印玺、封泥、造像、摩崖碑刻题拓……门类齐全。当时的人们常把他与陈介祺相提并论。据孙氏后人回忆,孙文楷的部分收藏印章后来被黄宾虹求购,这位近代书画大师在金石收藏方面,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孙文楷的影响。

孙文楷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金石学研究与治印实践两个方面,其著述之丰,令人叹服。著有《稽庵古印笺》《古钱谱》等。

而《稽庵古印笺》无疑是他学术生涯的里程碑,收录了他精心收藏的约420方玺印,上至三代官印,下至元代押印。其中汉印的数量最多,这既因为汉印在民间流传相对较多,也藏着孙文楷个人的学术偏好——汉代的篆刻艺术质朴庄重,与他追求的“高古”风格不谋而合。《稽庵古印笺》

最令人称道的是其分类方法,孙文楷按照时代、形制等标准,将印章细分,每一类都条理清晰。在他之前,古人编纂印谱虽有考释,却很少如此细致地分类。

这部印笺的另一大特色,是对印章文字的识读与考释。在此之前,大多数印谱只收录印章的钤印拓片,很少记录文字内容与考证过程。而孙文楷却“皓首穷经”般地对待每方印章进行解读,从文字辨识到历史背景考证,一丝不苟。他在序中明确指出,印笺的作用在于“证史补缺、校正古文、促进以后篆刻艺术发展”。翻开《稽庵古印笺》,不仅能看到印章的出处,还能了解读章方式、钤印材质、形制特点等细节。这些珍贵的记录,为后世的金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孙文楷治印,在石材的选择上颇有讲究,却又不拘一格。他最常用的是淄石,这

种石头纹理独特,色彩丰富,偶尔还会出现天然的山水人物纹理,仿佛大自然早已在石中绘好了图画。除了淄石,他也钟爱青州本地的红丝石,这种石头承载着浓浓的乡土情怀。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青州及周边地区很少有外来的名贵石材,孙文楷便就地取材,甚至连柱础残石都不放过,而且总会在边款中如实注明。

“瑶琴一曲来薰风”印的边款,就清晰刻着:“余以柱础残石作印十方,此其一也。文楷。”没有名贵石材,却化腐朽为神奇,他这份对材料的珍惜与对艺术的执着,令人动容。

孙文楷的印章中,有不少“仿高古”之作,他也从不避讳自己对古人的学习。他对高古风格的追求,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深入研究古人笔法、刀法后的融会贯通。

孙文楷的闲章,更是他生活态度的真实写照。“弄泉、刻石、煮茗、看花”印,勾勒出他悠然自得的日常生活;“笔精墨良人生一乐”印,道出了他对书画篆刻的痴迷;“安之若命从吾所好”印,则展现了他面对命运不公时的淡然与坚守;而“云中白鹤”印,又藏着他对超然物外境界的向往。他以刀为笔,把生活刻进石头,把文人的风骨留在印上,让冰冷的石材成为精神世界的物化载体。

如今,孙文楷印章里那些刀痕间的故事、边款中的诗意、印文里的风骨,依然在向人们诉说着这位金石学家的传奇。就像虞世南笔下的蝉,鸣声依然清亮悠长,提醒着我们:真正的高远,从来都源于内心的笃定坚守。